

独醉江南

谈无锡这座城市的文化自觉

| 严克勤 文 |

读今年10月29日《南方周末》刊登文章《中国34城公共空间体验榜》，2019年无锡公共空间体验排名第25位，GDP排名第13位。包括北上广深在内的34个城市公共空间体验榜单指标模型为：消费购物体验百分之三十（购物丰富度，消费者满意度），文化空间体验百分之三十（文化艺术空间丰富度，公共图书馆人均藏书量，星级酒店数量），绿色空间体验百分之十五（人均公园绿地面积），交通出行体验百分之二十五（万人公共汽车保有量，千人地铁线路长度，机场吸引力）。

《南方周末》城市区域研究中心尝试通过量化评估模型，呈现中国城市的能级水平和体量。榜单显示各大城市之间在经济、文化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与差距。由此，联想到无锡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文化自觉，觉得对当下无锡文化的振兴发展、无锡城乡文明建设的状况无可借鉴之处。

无锡向被誉为“小上海”，工商名城是无锡最有影响的名号。但历史上无锡除了工商业发达之外，在文化、艺术、教育及社会生活诸方面都有独到建树，有些方面往往开风气之先，值得关注。

一

花道，梅花蕙兰

以荣氏家族为例，荣家不仅为工商业巨子，而且在文化教育及公益事业等方面都有可圈可点之处，荣氏创建的梅园是其“为天下布芳馨”思想的外化体现，梅花精神正是荣氏创业精神的内核。梅园始建于1912年，经多次扩建，目前占地70多公顷，植梅300多个品种。它以梅文化为引领，坐北朝南，倚山面湖，契合自然，宛如天成。

荣德生造园的想法，萌生于1906年游苏州留园以及后来到苏州邓尉山赏梅时。荣德生认为办实业必须具有梅花之风骨，不畏严寒，坚韧不拔。1900年后荣氏兄弟实业发展日趋壮大，兵船牌面粉畅销海内外。据荣德生自述，民国元年（1912年），“余兴致甚旺，至乡或在厂，与吉人叔、鄂生叔计划社会事业，决定在东山购地植梅，为梅园起点”“万花敢向雪中出，一树独先天下春”。荣先生创建梅园之眼光远在同时代人之上。1933年10月15日《新无锡》刊载锡山通讯社记者对荣德生的采访云：“荣德生尝与人谈，若建设风景区，盛理名胜，既能吸收外埠来锡人士之金钱，且工商业尚有失败之虞，名胜却无失败之日。试观浙江之西湖名胜，历久勿衰。”

荣氏家族植梅如此义举，本埠不少乡贤养兰也是如此，真有异曲同工之妙！

无锡自清末民初以来兰艺活动、兰艺理论和兰艺品种培植都走在全国前列。民国时期，无锡地区兰事活动频繁，据民国时期报刊刊登兰展统计：从民国七年（1918年）三月二十日《锡报·公园兰花大会启事》起，《锡报》《小锡报》《新无锡报》报道无锡地区举行兰展就有七次，最后一次为1947年。无锡地区有一位著名兰艺大家杨六笙先生，《锡报》“艺兰琐言”

专栏记载：（杨六笙）“性爱兰蕙，搜集名花至数百十种，罗置一室。每当春季着花之候，杨君日夕相对，爱护备至，因自号曰兰癖，又名梦兰居士，名震江浙”。艺兰家沈渊如被称为兰界一代骄子，号称“江南兰王”。他节衣缩食，甚至变卖家财，把一些濒临灭绝的兰蕙品种搜集培养，加以保护，令人敬佩。从某种意义上看，无锡也以一座梅园、一盆蕙兰而闻名天下，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元帅曾到无锡品兰，周恩来总理专程到梅园赏花，这应该是最好的注解。

二

乐道，清工名曲

无锡曲局一般认为创设于明末天启、崇祯年间，其后承传有序。晚清民国，虽昆曲、二胡等国乐普遍处于衰微之期，但在无锡仍然繁盛活跃，在曲理、曲唱、曲乐和曲奏诸方面更是出现了像杨荫浏、华彦钧、刘天华等中国传统音乐大家。

自有昆曲伊始，始终保持两种呈现方式：清曲、剧曲。剧曲，是戏曲表演，重在唱念做打；清曲为文人清唱，重在腔格声律。曲局等文人结社专攻清工，在继承传统和弘扬中华文化方面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。无锡历来是昆曲重镇，文人骚客及民间好风雅者结群唱聚，乡贤望族蓄养家班，历经数百年未见中断。所谓船到梁溪不唱曲就是反映了无锡曲局的地位。

无锡曲局以天韵社最为著名，从吴琬卿到杨荫浏，他们周围聚集了一批有志于传统文化艺术的研究者和传播者，在他们的召唤下又出现了华秋苹、华彦钧、刘天华等一批民族音乐的杰出人才。华彦钧的《二泉映月》，华秋苹的《南北二派秘本琵琶谱真传》、杨荫浏的《苏南十番锣鼓》、曹安和的《文板十二曲》、刘天华的《光明行》等传统音乐经典在同一地区、同一时期相继出现绝非偶然。无锡及无锡曲局当属中国传统音乐的高地。从中国传统音乐史的角度理解和观察，假如没有天韵社就没有杨荫浏，没有杨荫浏就没有阿炳名曲《二泉映月》存世，也就没有世界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所说的“此曲需要跪着听”的名言。

三

茶道，泉茶竹炉

千百年来，无锡之泉、壶、茶，享誉海内外。泱泱华夏，富泉、壶、茶“三杰”于一地，恐怕难有他城。名泉，位于惠山寺附近的惠山泉水，唐朝陆羽《茶经》品评位居天下第二。名壶，宜兴紫砂壶，据明代周高起《阳羡茗壶录》记载，明代嘉靖、万历年间，出现了一位紫砂工艺奇人龚春。自此宜兴紫砂工艺发展名家辈出。名茶，阳羡茶，古时就称之为“阳羡贡茶”，驰名江南。陆羽在品味后，以为“阳羡茶”确是“芳香冠世，推为上品”。

历览前贤，痴情于无锡茶事三杰“二泉水、紫砂壶、阳羡茶”者众。无

锡茶事有别于他乡的一个原因，大概就是名闻遐迩的惠山寺听松庵高僧“竹炉煮茶”。据《无锡金匱县志》记载，明洪武二十八年即1395年，惠山寺听松庵高僧性海请湖州竹工编制了一个竹炉，性海高僧以竹炉煮惠山泉泡茶，招待四方游赏的文人骚客。性海好友无锡画家王绂还应邀为之作《竹炉煮茶图》；请大学士王达撰写《竹炉记》，并装裱成《竹炉图咏》，与竹炉一起由听松庵收藏，一时传为美谈。后因竹炉流失，无锡词人顾贞观重新为竹炉山房复制了一只竹炉，并撰写了《重制竹炉告成志喜甲子仲秋》一文。自此以后，惠山寺听松庵的竹炉成为无锡茶事，乃至海内茶事的风雅佳话，为历代文人墨客所唱咏。乾隆皇帝南巡至无锡，见了惠山寺竹炉极为喜爱，并复制带回。“胡独称惠山，诗禅遗古调。”（御制诗《仿惠山听松庵制竹炉成，诗以咏之》），茶、诗、禅一体，乾隆甚至从中参悟到了生与灭的道理。这也正是惠山寺性海高僧对茶禅文化精髓的觉悟所在。

四

学道，重教兴文

明代以降，无锡以“经世致用”人才培养为主流。数百年来，无锡兴办教育、广育人才，可谓开一代新风。

在无锡文化教育史上，明代具有突出的地位，据史料记载，明代无锡科考进士人数达263名，位居全国第三。鸦片战争后，西方资本主义入侵，传统文化的生存和发展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。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，清政府实施新政，废科举，兴学堂。无锡东林书院改为东林学堂。在这一时期，无锡先后出现了不下10家公办或私人创办的新式学堂，并产生了不少大家，如文史学家钱基博、钱海岳、钱穆等，民众教育代表人物高阳、俞庆棠等。经学大师唐文治创建无锡国学专修馆，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传承和发展，培养和保留了一批优秀的国学种子。他“以救正人心，复兴中国文化，发扬民族精神为本”为办学宗旨，实际上也是源自唐先生传承、弘扬中国文化的一种“自觉精神”。著名学者陈平原说：“作为教育家，唐文治有眼光、有胆识、有信心，其独力支撑很不时尚的无锡国专，为二十世纪中国教育留下另一种可能性，值得尊敬与同情。”

五

画道，名家巨擘

历数无锡从古到今的画家，中国绘画史的每个阶段都有无锡画家的身影。自画圣顾恺之始，倪雲林、王绂、邹一桂、王问、吴观岱、徐悲鸿、吴冠中等各领风骚。民国以来，无锡籍画家顺大势，融古今，汇通中西，再立新标。

无锡绘画源远流长，名家辈出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，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中国古代十大画家作品展，其中无锡籍画家占三位，即东晋顾恺之，元代倪雲林，明代王绂。清末民初，无锡更是出了一批近现代书

画大家，吴观岱、胡汀鹭、贺天健、钱瘦铁，顾坤伯、杨令弟、秦古柳、钱松岳等。

无锡籍画家中数倪瓚最具个性和历史影响力。倪雲林，“元四家”之一，也是古代无锡籍画家的杰出代表。雲林原本出生于富豪之家，生活闲适，喜结雅士高人。后因遭遇大灾，社会动荡，倪瓚作为贵族的后代，变卖家产，以船为家，驾一叶扁舟飘荡于湖上，开始了“不事富贵事作诗”的隐逸生活。上海博物馆所藏《六君子图》（倪瓚作于1345年），黄公望在画图右上角题诗云：“远望云山隔秋水，近看古木陂陀。居然相对六君子，正直特立无偏颇。大痴赞雲林画”。明代著名画家、收藏家董其昌题跋云：“雲林画虽寂寥，小景自有烟霞之色，非画家者流纵横俗状也。此幅有子久诗，又倪迂称子久为师，俱所创建，真可宝也。壬寅重九后二日观”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倪瓚的《容膝斋图》（作于1372年）仅表现山水间一小亭，几棵枯树而已，反映了陶渊明《归去来兮辞》里的“倚南窗以寄傲，审容膝之易安”的意境。画面中，主人所居空间虽小，心灵寄托于天地间，却无涯无穷。表达了倪瓚与光同尘，不为物欲所累，追求心灵自由的人生态度。倪瓚以简素之笔墨展示丰富的内心感受和独立的人文精神，使他的同辈和后辈们难以摹写，更难以超越，让他成为于凛冽寒风中一棵屹立不倒的孤树。

有着独特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的无锡，在迈向新时代的进程中理应做得更好。无锡荣氏以办实业起家，实业发家后，又积极创办社会文化事业，经营城市，兴办教育。他们原本办的企业或许所剩无几，但他们实业救国和热心公益的自觉精神还在，无锡的梅园还在。文化的自信和自觉始终是无锡这个城市珍贵的历史遗产。

一个城市的发展，不仅要看GDP等硬指标，也要看文化教育等软实力。实业发展固然重要，文化强市更稳更远。如果一个城市的文化自觉和城市文明程度不高，发展要素不健全，城市生长发育的生态环境和公共空间就跟不上时代了！因此，增强城市的文化自信力，提高城市的综合文明素质，努力做好自己，发展自己，才会在新一轮竞争中脱颖而出。

